



书生风度林可彝

□ 杨少衡

这张旧照片令人心动。照片上的男子一身戎装，头戴军帽，肩挎武装带，戴袖标打绑腿。照片右侧上方题有“翠瑛吾爱”，左侧下方是“可彝赠”，还有两行字：“一六六一九西征凯还之日”。我听当地党史部门的同志解读后边这两行文字，明白其中的“一六”指的是民国十六年，也就是1927年，“六一九”当是6月19日。西征是什么？党史办同志介绍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1927年5月17日，驻宜昌的夏斗寅叛变革命，率部进攻武汉，武汉共产党人配合第二十四师叶挺部队保卫武汉，击溃夏斗寅部，武汉转危为安。林可彝参加了这场被称为西征的战斗，凯旋回到武汉当日，在这张照片上题字，寄给了他远在福建的“吾爱”，即他的妻子郑翠瑛。

林可彝是罗源的第一个中共党员，他在留苏期间入党，其革命经历主要在北京、武昌，被称为是“在系统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基础上转入信仰共产主义的革命知识分子的代表”。他在《今日》《向导》等10多种报刊上发表的许多文章，给人们留下最深印象的无疑是其学者、教授的形象。有一位先生曾在其回忆录中描述：“暑假中，东大中国班新添了一个学生，是从中国来的，名林可彝，曾留学日本，后在北京朝阳等大学当教授，现在来俄国学习马克思主义……林可彝是大学教授，在国内报纸、杂志上发表了不文章，我们应该很好关心这位新来的同学。”我在林可彝故居看到了他的一张旧照，该照片亦化成一座雕像，坐落于罗源烈士陵园一侧，照片与雕像中的林可彝英俊儒雅，戴着眼镜，果然颇具学者、教授气质。

但是他赠给“翠瑛吾爱”的照片却以另一种形象示人。这张戎装照片的背面题有一首诗：“翠瑛怎样忆征夫，马革裹尸未裹吾，乍看戎衣应苦笑，书生风度有耶无。”这首诗让我读来感触良多。林可彝用这张照片告诉

妻子自己刚刚经历了西征，未曾“马革裹尸”。报平安之际还略带调侃，猜想妻子一看到他身着戎装会苦笑，问他的书生风度还有没有啊？林可彝将自己定位为“书生”，其实亦为戎衣与西征凯还自豪，否则无须将这张照片遥赠其爱。我发觉林可彝的心里早有对戎装的向往。据资料载，1924年8月，林可彝从苏联归来，回罗源探亲时，曾前往县女子小学参观，时正值学生上体操课，他当场口吟七绝一首：“堪羨群贤育女英，修文练武展新旌；书生投笔从戎日，不带男兵带女兵。”诗中的“书生”显然是自指，林可彝称自己一旦投笔从戎就要带女兵，意在表示赞赏、勉励女校师生，却也于不经意间流露出自己的一种倾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他知道革命是什么，武装斗争有何意义。或许正是这样一种心态，时候一到，教授学者亦穿上了征衣，其“苦笑”略带自嘲，实为义不容辞。

我感觉这位革命者内心世界之丰富，可从这张照片一窥。该照片赠给“翠瑛吾爱”，题照诗首句：“翠瑛怎样忆征夫”，深情流露笔端。我在林可彝

故居向其后人打听家事，才知作为一位教授之妻，郑翠瑛原本竟不识字。林可彝于1909年与郑结婚，当时16岁。郑系罗源县护国横路村人，出身贫苦家庭。林可彝与郑翠瑛婚后聚少离多，特别是林可彝1916年东渡日本留学，至1928年牺牲，10余年间仅回过家乡两次，时间都不长。林可彝长期独自在外留学、任教，妻子在罗源家中，远隔千万里，彼此感情却很深。他们的独子林时中后来著文回忆，称其母目不识丁，却贤慧善良，深明大义，“父亲对她亦极尊重，并没有因文化程度悬殊而轻视她，相反，而是十分体贴她，照顾她，千方百计提高她的文化水平”。林时中讲到一个故事：其父考虑汉字结构复杂，成年人学习有困难，特意为妻子找一位助产士来帮助其母学习罗马拼音，郑翠瑛经过一年多努力，基本能用罗马字母拼写汉语，几次用它与丈夫通信。

1927年冬，驻守武汉的桂系军阀胡宗铎、陶钧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据当时亲历者回忆，12月16日凌晨，武昌中山大学被军警包围。林可彝临危不惧，照样入校上课。反

动军警阻止其入校，被他严词驳斥。此时旁边闪出一个特务说：“你就是林可彝吗？你来得正好，正要找你。”林可彝就此被捕，半个多月后被杀害，罪名是所谓“确系共产党重要分子，在校宣传共产，蛊惑青年，确凿无疑。”此时离林可彝为其妻题诗“马革裹尸未裹吾”刚刚过了半年时间。

面对黑洞洞的枪口，依然牵挂自己的教责，决不退缩，林可彝确是一位书生，如他自己所认知。这一位书生无疑极具风度，信仰坚定不移，献身无所畏惧，在他牺牲将近90年后的今天，依然显得那般鲜活与动人。

林可彝家乡罗源县的革命烈士陵园里，有一座林可彝烈士雕像，与林可彝烈士纪念馆一起成为人们的缅怀之所。陵园里有一面石壁，镶嵌着一块石碑，上边刻着那首题照诗。在那里读到“书生风度有耶无”，不禁感慨万千。在感佩这位早期共产党人的学识与革命事迹之际，似乎也在触摸他热爱生活、热爱亲人的真挚情感与灵魂。

烛窗心影



随想录

树犹如此

□ 黄文山

我惊异于一棵榕树。穿过天井，进入后院，照眼就是这棵挺拔的榕树，如同一个身材伟岸的男子，正神清气定地在院中缓缓踱步，也许，只是静静地伫立。这棵树长有很漂亮很细密的榕须，长髯拂地，更觉神采飘逸。树身上则缠满了条条气根，筋络分明，处处透出坚韧和刚劲。

榕树的枝干伸向天空，枝头上云飞云走，风起风息。而粗壮的榕根，紧紧抱定一方巨石。大约最初的榕树便是依这块巨石长成。不知道是榕树后来用劲大了，还是年深日久，难敌烈日淫雨，总之，巨石已裂成数块，但仍被密密匝匝的榕根紧紧地箍拢。它们本来就是一个整体，过去是，现在是，将来还是。

据说，林则徐祠堂后院的这一棵榕树，是从很远的地方移栽过来的。移栽时就带着这方已然破碎的石头，不离不弃。这么大一棵榕树，根部还带着石块，走这样长的路，居然枝不折，叶不凋，须不残，一路顺畅，进入林则徐祠堂，好像回到自己家中，很快就落地生根，且枝繁叶茂，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林公就端坐在榕树后侧的“树德

堂”上他免冠布袍，须髯及胸，双手抚几，眼睛微闭，似乎是公余的一次小憩。其实，他自青年入仕，大半辈子在官场打拼，很少有机会回到家乡，更难得能够这样静静地端坐歇息，享受休闲的时光。

虽然临近街市，但祠堂里很安静，听不到大声喧哗；且每一个进入祠堂的人都把脚步放得很轻，因为谁都不想打扰这位中国近代最勤谨也最忙碌的官员的休息。但是，无论是谁，只要看到林则徐塑像，只要看到那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对联，心里头就无法平静。

毕竟，那一段风云岁月，带给中国人太多苦难和耻辱的记忆。一个有着五千年灿烂历史的东方巨人，就要轰然倒下，倒在一片罂粟花上。这时，一个人挺身而出，他就是林则徐。

1838年，53岁的林则徐受命钦差大臣赴广州查禁鸦片。林则徐南行的脚步牵动着几乎半个世界的神经。几乎没有人会相信，这个来自福建的小个子书生能完成肩上的特殊使命，解除列强带给中国人的梦魇。经过两个月的长途跋涉，林则徐于3月1日到达广州。此时，偌大一座广州城里，每一个人，从巡抚、将军到平头百姓，乃至各国商人，都屏声息气，在等待和聆听钦差大臣的声音。因为这个声音将决定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城市乃至一个民族的命运。林则徐的回答就是第二天在辕门外贴出的两张告示，斩钉截铁地表达他的禁烟态度。与此同时，他在给外国烟商的通知书中说：“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

不仪仅是抗击强虏，林则徐还是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当欧洲列强从海洋崛起，并凭借其坚船利炮，席卷天下，迫临中国大陆时，清政府对西方世界仍茫然无知。只有林则徐清醒地认识到要抵御列强的侵略，就必须了解西方诸国。为寻求“制夷之策”，他组织人员将英国人慕瑞所著的

《世界地理大全》部分翻译整理成《四洲志》，同时还翻译了大量外文书报，了解各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开创了中国学习和研究西方的先河。

这份学夷制夷的遗产，其意义也许不逊于虎门销烟。鸦片战争让清政府强咽下失败的苦果，却也让中国人一下明白了闭关自守只有等着挨打的道理。

这之后，林则徐被褫职戍军西北。于是，他勤勉的身影出现在咆哮的黄河岸边，出现在大漠的风沙声里。

1849年10月，林则徐赴任广西巡抚，途中在广东普宁驿病逝。

家乡的父老子弟没有忘记他，为

他修建了这座祠堂。1982年又辟为纪念馆，收集了很多有关林则徐的文獻资料。

祠堂内有花厅两座，中隔花墙，南北相对，庭中有假山、鱼池，莲鱼相戏，花木婆娑，曲径回廊，极尽古园林之美。不知当年是谁的动议，迁一棵百年榕树站在院中，让家乡的大树始终陪伴着这位倦政难归的游子。

于是，一棵伟岸的榕树便这样挺立在林则徐祠堂的院中，榕荫匝地，树干伸向天空，根上还紧紧地抱拢一方石头。

树犹如此。难怪人们从树旁走过，总会驻足仰首，久久地端详这一棵大树的姿采。

杂文撷英

破除“官本位”

□ 褚振江

“万般皆下品，唯有当官好”。“官本位”的要害，在于对特权的确认和追逐，要义在于“官”，核心在于“权”。反映在政策制度上，就是把一切优惠和尊荣都尽可能与官位挂钩；反映在价值理念上，就是把当官看得高于一切、重于一切，把官当作个人命运的主宰，一切以官为核心，热衷官场、崇尚官威、追逐官位、争夺官职、贪婪官权、迷恋官帽。

前些年党员干部中弥漫的“官本位”之风，像蛀虫一样破坏着党内政治生态。一些干部的心思精力不是放在破解制约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点难点问题上，而是追逐名利在官场，不择手段往上爬；不是下功夫谋求发展，而是权欲膨胀、利欲熏心，

由网络小说改编成的电影数量不少，成功的作品也不多，原因当然很复杂，但网络小说从创作到传播过程中，本身存在的结构性缺失恐怕是主要问题。

网络小说是一个动态的创作过程，这一点有别于传统小说。以往在传统媒体上发表的小说，作者酝酿阶段的时间都较长，一旦进入创作阶段就一气呵成，一般来说，和原初的构思差异不大。作品出版后才会和读者见面，作者受外界干扰的因素较少。网络写作是一个开放式写作方式，和读者的互动性体现得很明显，它非常注重读者的反应，作者可以随时根据读者的反馈意见进行创作。有些作者为了吸引铁杆粉丝，增加作品的亲和力，会让粉丝的ID直接在行文中出现，使他们在阅读时有代入感。这种“开放性”的特征同样是一把双刃剑，有的作品因为吸取了“民间智慧”，增色不少，但大量的作品因为迁就读者的趣味，反而影响了作品艺术上的完整性。还有的作者创作时会受到网站激励机制的影响，由于写到一定的字数积分可以翻番，有实在的奖励机制的诱惑，作者就可能为此改变写作初衷，拉长小说的篇幅。

网络小说的叙事线更像是心电图波形，不时有起伏，但主要矛盾很难贯穿，常常会产生不必要的枝杈，不容易做到情节发展上的一以贯之。有一点像流水，最后流到哪里，作者自己心里也没底，其间存在着诸多不确定性，甚至会造成对作品的总体把握失控。

网络小说受人欢迎，不纯粹是文本的价值，还有小说以外的因素，它部分满足了读者的心理需求，起到了陪伴的作用。网站经营者也熟知这一“陪伴功能”的威力，为了吸引读者到点来看，到时间就保证有新的内容，对作者就必须有制约，网站采取的措施就是和作者事先签约，规定作者每日必须更新多少字数，以满足读者的情感需求，使阅读者像对恋人一样和网络小说长厢厮守。网站每天面对海量的原创文字，不会一开始就在首页推荐新小说，而会不断显示作者的更新提示，更新越频繁的作品就越有被关注的可能。网络平台判断一部网络小说的成长性强不强，已经不是纯粹的按文艺创作和评论的标准，而是有别的指标介入，例如有个资深编辑透露他的选择依据是：情节第一，更新第二，人物第三，文字第四。对作者来说，为了突显“更新”功能，会想尽办法拖延故事结局的到来，诀窍就是像过去报纸上的章回体连载小说，在关键时刻且听下回分解，因此网络小说很难说有必然的结束感。这样一来，作品的水分多，也就不不足为奇，因此，它大部分被认定为是“一次性阅读”的产品。

网络小说的话语方式和电影并不一致，网络空间相对来说，表达的宽容度较大，修辞手法中也夹杂着大量原生态的网络语言，而这些特质往往不能在银幕上再现，从体现原著风貌的角度观察，在还原性上就会有耗损。

热门的网络小说多出于两种类型，一种是科幻、魔幻，奇幻类作品，在《中国电影调研报告2014一



2015》中有一项数据表明，57.87%的观众青睐科幻电影，但因为国内电影业的技术、工业水准还不够成熟，无法像好莱坞大片那样呈现逼真的虚拟空间，提供有震撼力的视听效果，使得观众对这类电影的观赏热情大减。另一种是情感类小说，因为最初阅读时就带有一次性消费的性质，读者并没有看经典作品那样的期待，加上这类小说没有强烈的视觉效果冲击，因此，观众在大银幕上再次体验阅读快感的愿望已经大大减弱。

网络小说的读者，或粉丝并非一定会转化为电影观众。据统计，截至2016年底，中国网络文学用户规模超过3亿，市场规模达到了90亿元人民币，日均更新文字量超过1.5亿字，年上线作品超过100万种，国内网站签约作者达到250万人，另有超过2000万人在网上不定期创作。由此可见，网络文学的内容生产者和用户规模都已经非常庞大，但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足够的数据支持，证实热门IP和爆款电影之间的相关度很高，而只能说明有相关性，但不一定显著。

IP资源改编成电影有它的知名度和品牌优势，但是也有先天的结构性缺陷。这就需要改编时有更成熟的编剧团队介入，进行高质量的二度创作，千万不能陷入抢时间抢进度的恶性循环中。不迷信IP，尊重电影创作规律，恐怕是更实在、要有效的对策。

煞费心机去设计个人升迁之术；不是扑下身子去办好顺民意、解民忧、惠民生的实事，而是热衷于形式主义、做虚功。

现实警示我们：“官本位”是造成腐败的祸根之一。当“官”成为支配社会生活的核心要素时，必然会阻碍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损害干群关系。尽管近年来国家通过出台《公务员法》，拓宽公务员的晋升渠道，旨在由“当官”之外为中国500余万公务员另辟一道上升阶梯——即使没有职务的升迁，也可以通过职级晋升获得待遇的提高。但这只能够减轻或者消除公务员系统内部的“官本位”思想，惟有撬动整个社会的“官本位”意识，才能够从根本上终结“官本位”思想。